

世界名著必读经典

Notre-Dame de Par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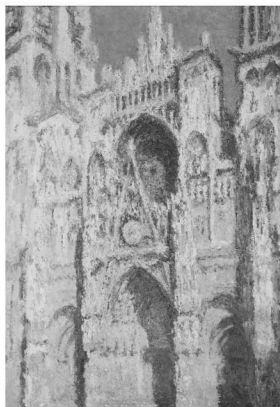
# 巴黎圣母院

[法国] 雨果 著 王旭泉 译

Notre-Dame de Paris

# 巴黎圣母院

[法国] 雨果 著 王旭泉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黎圣母院 / (法) 维克多·雨果著; 王旭泉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6  
(世界名著必读经典)  
ISBN 978-7-5594-2121-0

I. ①巴… II. ①维…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95040 号

书 名 巴黎圣母院

---

著 者 (法) 维克多·雨果

译 者 王旭泉

责 任 编 辑 张恩东 孙金荣

出 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6.25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2121-0

定 价 49.00 元

---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序



几年前,本书作者在拜访(或者说是去做研究)圣母院的时候,在一座钟楼角落的墙壁上发现了一行手刻的字母:ANANKE。

这几个希腊字母被人深深地刻入石头中,岁月将其冲蚀成了黑色,而且我知道,那并不是刻在哥特式建筑物上的笔迹与风格,仿佛在暗示人们,那是在中世纪时期刻上去的,字里行间体现着对命运的无力抗争与深切的哀怨,这尤其令作者感到震撼。

于是,作者心中有了疑问;接着便开始探究这文字背后那饱受世间折磨的灵魂,到底是怎样的人,非要在这古老大教堂中显眼的位置留下那不幸而罪恶的痕迹,才肯罢休。

后来,不知是因为墙壁刷上了涂料,还是因为被刮擦花了,总之,那文字消失了。近两百年来,无论干什么,人们都习惯了从中世纪时期那些宏伟壮丽的教堂入手。因此,教堂承受着来自内部与外部的双重破坏压力。教士粉刷大教堂,副主教刮擦大教堂;紧接着,刮来一股流行风,将其彻底毁灭了。

因此,除了那些许被作者神圣化了的脆弱的记忆之外,无论是那刻在圣母院阴郁钟楼里的神秘文字,还是那蕴含在背后的、对于命运的认知,时至今日,统统不在了。想那在墙上刻字的人,早就在数百年前消失在人类社会中了;那文字也已经从教堂墙壁

上被消磨掉了；或许，不久之后，教堂本身也会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本书创作即源于这行文字。

1831年3月

# CONTENTS

## 目 录

|      |       |
|------|-------|
| 序    | / 1   |
| 第一卷  | / 1   |
| 第二卷  | / 50  |
| 第三卷  | / 99  |
| 第四卷  | / 131 |
| 第五卷  | / 157 |
| 第六卷  | / 184 |
| 第七卷  | / 229 |
| 第八卷  | / 297 |
| 第九卷  | / 351 |
| 第十卷  | / 386 |
| 第十一卷 | / 463 |
| 终版注释 | / 509 |

# Chapter 1



## 1 大厅

距今三百四十八年六个月零十九天,那天,巴黎市区、高校区以及郊区的居民都被回旋良久的万座钟声所吵醒。

那一天是1482年1月6日,其实也不是什么值得历史铭记的日子。一大早惹得全法国的钟声与市民不得消停的,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既不是毕卡德人或勃艮第人引起了骚乱,也不是大型的猎事活动;不是拉斯镇上的学生们在组织暴动,也不是“我们那可畏的国王”驾临此地,更不是巴黎法院在对男贼或女贼实施大快人心的绞杀。当然也不是什么穿着浮夸而招摇的大使来访(15世纪时,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就在两天前,一组这样的使团(佛兰德大使奉命为法国皇太子与佛兰德的玛格丽特公主缔结婚约)刚刚进驻巴黎,波旁红衣主教很是窝火,为了取悦国王,一直以来,他都得装出一副和善的态度,款待这群土得掉渣的佛兰德长官们。为了让这帮人高兴,他还要在大雨倾盆的时候在自家的波旁公馆请他们看“道德剧、讽刺剧、喜剧”,弄得公馆门前那张奢华的幔帐淋得不像样子。

就像约翰·德·特洛瓦(Jehan de Troyes)所解释的那样,1月6

日这天,搅得“所有法国人不得安宁的”是主显节与狂人节这两大重要的节日,有史以来,这两个节日都是合并在一起庆贺的。

那一天,河岸广场会有一场篝火晚会,会在布拉克小教堂树起五朔节花柱<sup>①</sup>,会在司法宫会演一场神秘剧<sup>②</sup>。前一天晚上,大教堂的人就已经在所有十字路口通过喇叭通知了大家,他们身穿紫色无袖短驼毛呢大衣,胸前画着白色的十字。

于是,男女老少这些市民们都纷纷锁上家门和店面,一大早就从四面八方赶向三个指定地点中的一个。

一个是篝火晚会,一个是五朔节,还有一个是神秘剧。这里必须要强调一下,巴黎人多是闲人雅士,所以绝大部分人会选择时下非常流行的篝火晚会,还有人会选择到司法宫(法院)的大堂(屋顶与墙壁都装修得很讲究)去看神秘剧,受好奇心的驱使,大家只好冷落了布拉克小教堂仪式上那可怜的、被神圣之花所围绕的五朔节柱子,任其独自在一月的寒风下瑟瑟发抖。

聚集在法院附近街区的人尤其多,因为他们知道,就在两天前,佛兰德大使抵达此地打算观看神秘剧,还会出席同在此地举行的“愚人教皇”选举。

那天,要想进大堂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即便当时人称其为世界上最大的室内大堂(实际上,索瓦尔当时还没有测量出孟达尔行宫大堂的大小)。司法宫广场上人山人海,好奇心强的人透过窗户就能看到这一壮观的场景;通往广场的5、6条街道就像很多条河口一样,随时随地都在向广场涌入新的一股人潮。人潮规模不断膨胀,从各个方向撞击着整个大堂,这里戳一下,那里撞一下(像有很多海岬一样),俨然变成了一个形状不规则的物体。宫殿的正面是高耸的哥特式建筑,中心处是十分阔气的台阶,随着双

---

① 欢庆五朔节时常围绕此柱跳舞、游戏。——译者注

② 中世纪一种宣传宗教的戏剧。——译者注

重人潮的涌动，台阶也跟着上下不停地震颤着，人们先是集中在台阶中央，随后又朝两边流去——此时，这个阔气的台阶不断将人流输送到宫中，就像一条瀑布奔泻到湖泊中。喊叫声、笑声、上千双脚踏在地上的声音汇聚成了巨大的噪音和喧嚣的气势。时不时地，这噪音与喧嚣声会加倍扩大。原来有一股力量在向后赶退着人潮，这人手忙脚乱，在人群中制造了一处漩涡。这股力量的发动者是一位弓箭手，或者具体说是一位骑着马的军警，他本意是想维持秩序。教长已经将这一令人称赞的传统传给了司令部，再由司令部传给骑兵队，骑兵队传给宪兵队。

所谓的哥特式(通常所具有的含义)意蕴在这里完全没有体现，不过，倒是能体会到其中的神圣气息。我们接受了它这一点，也适应了这一点，就像世界上其他人那样定义中世纪后半叶建筑的特点，即继承本世纪前期尖形拱顶(由半圆形发展而来)这一主要特点。

数千张善良、平和、平凡的脸挤在窗户上、门上、屋顶的窗上、屋顶上，盯着宫殿和下面的人，并不多言。因为很多巴黎人乐意看这种人多的景象，而且对于大家来讲，坐观那堵墙后即将发生的事情，这着实是一种新奇的体验。

如果我们这些1830年代的人能够想象一下自己混迹于15世纪的法国人中间，加入到人群中，与他们一同拥挤着、推搡着、拉拽着进到那广阔的宫殿大堂，那么1842年1月6日的景象也就不会是无趣、无味的，而且眼中那些古老的事物，对我们来讲却是异常新鲜的。

若读者愿意，我们会尽力将您带入这种想象，重塑他与我们共同跨过大堂门槛的时刻，与一群身穿短上衣、短夹克、坎袖夹克、紧身上衣的人挤在一起。

首先，耳边萦绕着嘈杂的声音，眼前是一片混乱。人们的头上是尖形的拱顶，上面镶有木雕，漆涂的蓝色彩绘，还有金黄色的

鸢尾花图案；脚下铺的是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几步之外，有一根高大的柱子，接着又是一根，还有一根；整个大堂的进深，一共有七根，大堂的正中央上方是双穹顶的两个拱。前面的四根柱子周围围着商贩的摊位，上面摆着闪闪发光的玻璃饰品与金属箔饰品；后面的三个柱子周围摆的是橡木凳子，已然被当事人的裤脚与律师的长袍磨得锃亮。大堂周围沿着高耸的墙壁，门与门之间、窗与窗之间、柱与柱之间摆着一长排法国历代国王的雕像，从法拉蒙德开始，凡是怠政的国王，都是手臂下垂，目光黯然；凡是英勇好战的国王，手臂与头都是勇敢地朝着天上的。那些长形尖顶的窗子上镶着各种颜色的玻璃；大堂宽敞的入口处，装着质地优良、雕刻精美的门廊；所有的一切，包括拱形屋顶、柱子、墙壁、侧壁、镶饰、门、雕塑，这些东西从上到下都泛着典雅的蓝色与金黄色。当我们注视着它们的时候，这些琐碎的细节已光芒不再。想当初1549年德·普勒尔(du Breul)尊崇传统，对其大加欣赏的时候，它就已经被灰尘与蛛网所掩埋，完全消失了。

就请读者自己勾勒这个画面吧，这个宽敞的长方形大堂被一月里那股苍白的光亮照耀着，一群混乱且嘈杂的人群侵入进来，这些人流散到墙周围，像是七个柱子周围的漩涡一样，读者不太会理解这种场面所造成的效应，我们应该努力做出更加准确的描绘，以便让其有更准确的细节体验。

没错，如果当初拉瓦伊阿克(Ravaillac)没有刺杀亨利四世，司法宫职员办公室里就不会有他的追踪文件，也就不会有哪个共犯会有兴趣将这所谓的文件销毁；至此，也就没有纵火犯(因为没有比纵火更好的解决办法)会为了毁掉文件而一把火烧了职员办公室，进而为了它而烧掉整个司法宫。总之，结果就不会有1618年的那场大火。古老的宫殿会一直屹立在这里，还有它那历史悠久而阔气的大堂。应该对读者这样说，“去那里看看吧，”这样的话，我们双方(我与读者)就都可以避开这样的必要过程——一方面，

我要费力地描述；另一方面，读者要费力地解读诸如此类的事。这又说明了一个新的真理：大事件总是会引发不可估量的后果。

其实，很有可能存在着这样的事实，第一，拉瓦伊阿克没有同伙；第二，即便有同伙，也和1618年的那场大火没有任何关系。除此之外，还有两种合理的解释：第一，3月7日午夜过后，一颗燃烧的星星（一脚宽、一肘高）从天而降（正如大众所知的那样）掉在了法庭的屋顶上；第二，正如泰奥费尔(Theophile)的四行诗所云：

“没错，这确是场悲惨的游戏，  
正义女神在巴黎，  
尝过了太多的辛辣，  
便一把火烧掉了宫殿。”

无论事实是以上三种（分别从政治、自然、诗意的角度考虑）中的哪一种，单就1618年法院所经历的那场大火来讲，毫无疑问，它是不幸的。留存至今的已所剩无几，由于那场灾难和接下来一系列渐摧遗迹的维修工作，法国国王那些最为原始的住所遗迹几乎消失殆尽。这座王宫堪称卢浮宫长兄，美男子菲利普王在位时期就已经算是古迹了，当时的人还想以此为线索，寻找罗伯特国王时期建造、埃卡迪斯所描述的雄伟建筑。所有的一切几乎都不复存在了。圣路易完婚的那间总理室如今在哪里？身穿卡米洛式上衣，搭一件棉麻坎袖外套，脚蹬一双黑色凉鞋的他和若安卫(Joinville)一起席地躺在地毯上。审理案件的花园又在哪里？西格蒙德(Sigismond)皇帝的寝宫如今在哪里？查理四世的寝宫呢？约翰王的呢？台阶去哪儿了，就是查理六世曾经站在上面宣布赦免法令的台阶？当着皇太子的面，马塞尔(Marcel)杀了罗伯特·德·克莱蒙德(Robert de Clermont)和香槟元帅，他当时站的那块石板呢？还有，在三柱门，有人因为撕毁伪教皇训谕而被套上

盛装、拉去在整个巴黎游行致歉,那道门又哪里去了?还有那个金碧辉煌、恢宏气派、筑有尖形拱门、石柱、巨型拱顶,且上面全部刻有浮雕的大厅哪里去了?那金碧辉煌的寝宫呢?那只在门口站着、犹如所罗门王座上刻着的低着头、夹着尾巴、在王法面前态度谦逊的狮子呢?还有那些漂亮的门廊呢?那绚丽的彩绘玻璃窗呢?还有那令比思科内特(Biscornette)都叹为观止的雕花铁器呢?出自于昂锡(Hance)之手的精致木器呢?这时光岁月与人类到底对这些不朽之物做了什么?而纵观法国历史与哥特式艺术史,我们又得到了哪些补偿?难道是普洛斯(M.de Brosse)大人在圣热尔韦门建造的那些死气沉沉、笨重的拱形建筑?真是可笑。艺术我们暂且谈到这里,接着再来看看历史,记忆中,人们对那些大柱子有多种看法,巴特吕之流的闲言碎语依旧萦绕在人耳边。

这些都不足挂齿。我们还是继续聊一聊古老司法宫中的那间宽敞的大厅吧。这间宽敞的大厅呈平行四边形,两边各有用场,其中一边放着一张非常有名的大理石案,很长、很宽、很厚,就像古老的地籍册中说的那样——足以装得下巨人食量的美餐——“这张大理石案可是世间不可多得的”。大厅的另一头是一座小教堂,教堂里有路易十一跪在圣母面前的雕像,据说是他自己命人雕刻的,哪曾想,会在那排皇家圣像中间(查理大帝与圣路易的雕像)留下两道缺口,他一直认为,这两位圣君都是蒙上天眷顾的法国国王。这座教堂是六年前建的,算是崭新,完全称得上是精美的建筑,精湛的雕刻,巧妙的雕镂,这正是大家印象中哥特时代末期的特点,它一直延续到16世纪中叶的文艺复兴时期(当时的特点是优美而灵动)。门廊上那镂空的菊花小窗尤其能够体现当时建筑明快、优雅的格调;有人可能会将其喻为带有花边的星星。

大厅中央正对大门的地方,有一座看台,上面铺着金缎子,后面靠着墙,富丽堂皇的寝室走廊上有一扇窗户,那儿就是这座看台的特殊入口,这是专为弗兰德使者们以及那些应邀观看神秘剧

的重要人士所设的。

依照惯例,宗教剧即将在那张大理石案上上演。一大早,石案就布置好了;那厚实的理石板面上,被司法宫职员们的鞋底蹭出道道划痕,桌子上还支着一只木匠做的高架子,大厅的各个角落都能看到架子的顶面,那儿就是舞台,架子周围有帷帐裹着,里面充当演员的更衣室。架子外面竖着一只梯子,作为舞台与更衣室的过渡,演员们就从这里上场、下场。无论何等重要角色,不管是怎样离奇的剧情,或是突发状况,所有戏剧效果都得通过这架梯子上场体现。这是艺术及其表现手法的雏形,直白、可敬!

司法宫的四名法警分别站在大理石桌面的四个角,每当节庆日或是执刑日,他们就会被派去监视民众的娱乐活动。

这场戏剧得等到中午时分司法宫大钟敲响十二下才能开始。毫无疑问,对于即将参加演出的人来说,这时间已经很晚了,可没有办法,为了方便那些大使们,他们只能适应。

此时此刻,许多观众一大早就等在这里了。一大批忠实的观众、听话的人天刚亮就在司法宫的大台阶上等着了,被冻得瑟瑟发抖;有些人居然还说为了能够第一个冲进去,他们已经在门口熬了一夜。随着时间的推移,人越来越多,就像水流一样,高过了正常的水平线,开始沿墙壁上升,开始围着柱子上涨,漫到柱顶盘上、屋檐上、窗台上以及所有突出的建筑和雕塑结构上。不自在、心烦意乱、急躁,再加上那是一个可以随意释放情绪的日子,任何理由都可以作为吵架的导火索——你怼了我一下,我用钉了掌的鞋踩了你一下,还有那漫长的等待带来的困倦——还没到规定的演出时间,大使们还没有来,这里早就满是观众的尖叫与吵闹声了,他们互相推搡着、挤兑着、踩踏着,氛围简直令人窒息。于是,他们开始咒骂起来,有骂弗兰德人的、骂市长的、骂波旁红衣主教的、骂司法宫大法官的、骂奥地利玛格丽特公主的、骂维持秩序的法警的、骂天冷的、骂天热的、骂天气不好的、骂巴黎主教

的、骂那大柱子的、骂雕像的、骂紧闭着的大门的、骂那开着的窗户的；这可乐坏了那些学生和仆役们，他们分散在人群中，不时地来个恶作剧，捣个乱，挑起人们的不满情绪。

其余的那些人中，有那么几个欢实的家伙，砸坏玻璃窗之后，肆无忌惮地爬到柱子顶盘上，在上面东张西望，嘲笑着大厅里的观众以及场外的人群。从他们那拙劣的模仿行为、尖声大笑以及与同伴交流时肆意发出的嘲笑声中，可以看出，这些年轻的家伙并没有像其余那些观众那样疲倦、烦躁，而且，他们很懂得如何从眼前的场景中找到一些精彩的片段取乐，这样好能加强一下耐心，等待下一出好戏。

“我用我的灵魂发誓，你就是那个人，‘约翰·弗洛罗·德·莫朗迪诺(Joannes Frolo de Molendino)’”其中一个朝着另一个盘坐在柱顶叶板上、留着亮黄色头发、长相还不错的家伙喊道；“你就叫磨坊约翰吧，看你那两只胳膊，还有那两条腿，就像四只迎风招展的风磨。你来多长时间了？”

“可怜的家伙，”约翰·弗洛罗回答，“都四个多小时了；但愿这四个小时能够从我进炼狱涤罪的时间里扣除。我听到西西里国王唱诗班的八名唱童在圣小教堂唱七点钟弥撒的前奏曲。”

另一个接着说，“唱童的歌唱得不错，听起来比他们头上的冒顶还要尖！不过，在给圣约翰先生选弥撒之前，得先问问清楚，圣约翰先生喜不喜欢听用普罗旺斯口音唱的拉丁文赞美诗啊。”

这时，站在窗下的一个老太婆尖声喊道，“他这么做是为了让西西里国王手下那些唱歌的人有活干！再跟你们说明白些！一首弥撒要花一千巴黎里弗尔<sup>①</sup>！这些钱都得从巴黎菜市场上那些卖咸水鱼的摊位所交的税收里面出！”

这时，站在卖鱼婆身边一个高个子、表情严肃的人接过来说，

---

① 古代法国的一种货币单位。——译者注

“安静点吧，老太婆，”一边捂住了自己的鼻子；“得有一场弥撒。要不然，你还希望国王再病一场？”

“说的好，吉尔·勒科尼(Gilles Lecornu)先生，专给王室办皮货的大老板！”那个盘坐在柱顶的小个子学生大声喊到。

听到王室的皮货商居然叫这样不幸的名字(在法国，勒科尼有戴绿帽子的意思)，学生们都大笑起来。

“勒科尼！吉尔·勒科尼！”有人跟着说道。

“长角的和多毛儿的！”另一个继续补充道。

“额！当然了，”柱顶上那个小淘气鬼又说，“这有什么好笑的？他可是尊贵的吉尔·勒科尼，内廷总管约翰·勒科尼大人的胞弟、文森树林首席护林官马伊埃·勒科尼大人的公子，都是法国有头有脸的人物，而且从父亲到儿子，都结了婚。”

这下子，气氛更加活跃起来。只见那个大块头皮货商一句话也没敢说，使劲儿地想躲开周围人的注视；身上的汗开始往下流，气喘吁吁；活像一只木头楔子，越是努力挣扎，夹在人堆里就越紧，气得他那张大脸像中了风一样发紫。

后来，有一个和他一样又矮又胖、有身份的人过来给他解了围。

“不像话！学生居然敢这样对待有身份的人，放在我们那个时代，早就被痛打一顿，然后被烧死了。”

结果，这帮淘气小子立刻炸开了锅。

“呦呵！是谁在这儿放肆？是哪个晦气的家伙？”

“等一下，我知道他，”其中的一个人说道，“这不是安德里·缪斯尼埃(Andry Musnier)老板嘛。”

“人家是大学里面正儿八经宣过誓的四大书商之一。”另一个人说道。

“在那样的破地方，什么都是四个一起的，”第三个人喊道，“四个学区、四个学院、四大节日、四名负责人、四名选举人、四个书商。”

“那好哇，”约翰·弗洛罗又说了句，“我们得好好整整他们。”

“缪斯尼埃，我们要烧了你的那些书。”

“缪斯尼埃，我们要胖揍一顿你那些狗腿子。”

“还有那位丰满的胖妞乌达德小姐。”

“就像小寡妇那样鲜活、诱人。”

“去死吧！”安德里·缪斯尼埃咆哮着喊道。

“安德里老板，”吊在柱顶上的约翰回击他说，“别嚣张，否则我就跳到你头上去！”

安德里抬头看了一眼，似乎在估算柱子的高度以及这淘气小子的体重，然后做了个心算，用体重乘以加速度，得出结果之后，他就安静了下来。

占了上风的约翰继续加码说道：“虽然我是副主教的弟弟，可我什么都干得出来。”

“尊贵的大学同学们，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我们的权利本应该得到尊重！可是，在新城可以看五朔节花柱；在老城，有神秘的宗教剧，有愚人大王游戏，还有弗兰德使团；可我们的大学城呢，什么都没有！”

“不管怎么样，我们的莫贝尔广场也足够大啊！”一个待在窗台上的学生喊道。

“打倒院长，打倒选民，打倒缉查！”约翰大喊。

“今晚就要在加伊亚广场放把火，”另一个继续说，“就用安德里老板的那些书。”

“还有录书人的桌子！”旁边的人跟着说。

“还有差役们手中的棍子！”

“还有院长的痰盂！”

“还有选民们的票箱！”

“还有校长的椅子！”

“烧了它们！”小约翰在一旁应和着；“打倒安德里老板，打倒

差役和录书人；打倒神学家、医生和经学博士；打倒稽查、选民，打倒校长！”

“这是世界末日！”安德里老板一边嘟囔，一边捂上了耳朵。

“注意，校长来啦！看，他正在广场上走过，”窗台上的一个学生喊道。

于是大家都朝广场那边转过身去。

“真的是我们那位尊贵的校长，蒂博(Thibaut)大人？”磨坊约翰·弗洛罗问道，此时的他正攀在里面的一根柱子上，看不到外面的情况。

“是的，是的，”大家应答道，“真的是他，校长蒂博大人。”

其实，那是校长跟大学里的一席重要的人物，他们这是在列队迎接大使，正要经过广场。学生们蜂拥地挤到窗边，队伍接近的时候，他们就使劲儿地拍手、起哄。走在队伍前面的院长首当其冲；架势还真猛烈。

“您好，院长大人！嗨！向您问好哇！”

“这个老赌棍，怎么到这儿来了？难道不去投骰子了？”

“居然还骑骡子！骡子耳朵还没他的耳朵长呢！”

“嗨！你好哇，蒂博院长大人！老傻瓜！老赌棍！”

“噢！看他那张脸，多苍老啊，干瘦干瘦的，死灰一样，一看就是嗜赌如命的人，喜欢投骰子！”

“爱投骰子的蒂博大人，你屁股对着大学城，急着往新城赶，是要去干什么呀？”

“他肯定是想赶紧到蒂博托代街找个地方过赌瘾吧？”磨坊约翰大喊道。

蒂博托代街——蒂博骰子。

接着，大伙儿一边使劲儿地喊着这妙语双关的挖苦，一边疯狂地拍手起哄。

“你这是要到蒂博托代街去找个地方快活，对吧，院长先生，